吳延史盧趙傳第五十四　後漢書五十四

吳祐傳

吳祐字季英（祐音又續漢書作佑）陳留長垣人（長垣縣屬陳留郡）父恢（恢或作惔音徒濫反）爲南海太守（恢爲經書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後不）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蠻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　劉向別録也）祐年十二隨從到

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于海一山之限耳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川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賀黄蒙四也始安越城五也裴氏之説則

爲番矣 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若成則載之兼兩輿誘王陽以衣囊徽名（車有兩輪故稱兩也）昔馬援以薏苡（徽要也音江充反前書曰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附轉移所載不過囊橐時人怪其貪狀其險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愼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季子謂季札也）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檐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續漢書曰年四十餘乃爲郡吏也）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恐後辱先君何詣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陳留耆舊傳曰太守岑宏召補文學宏見異之擢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宜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祖道者行祭爲道路之禮封土爲軷壇也五經要義曰祖道者行祭爲道路祈也周禮大馭掌王王路以祀及祀軷注云軷祭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芻棘柏爲神主祭之以車轢軷而去喻無險難○劉攽曰注以芻棘柏案禮記云善芻棘柏此少一善字也）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

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眞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謝承書曰眞字夏甫）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禄四行遷膠東侯相（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讀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交卒成儒宗知名東夏（東夏東方也尚書曰羣牧東夏也）官

至酒泉太守（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寔剛陵人也年二十二爲郡督郵遷尚書以城事見詰府君欲捷之宏曰今郡君遷則所成以爲仲尼之君國辱仲尼有挺顏回之義府君以小人少以宏爲顏回豈異其對即日教署主簿也）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訟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喬夫孫性私賦民錢（續漢書曰賦錢五百爲父市單衣）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

悶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
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
斯知仁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
之又安丘男子母亡長與母俱行市道遇
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縢
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
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論語孔子曰忿思難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今若有親逞忿（若汝也逞快也）白日殺人義

吳祐

若非義刑若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
（在手曰誡）曰國家制法凶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
恩無所施祐悶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
有子也即移安丘送長妻到解其桎梏使
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
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
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
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

而死 謂以繩爲繯投之而死 祐在縣東九年 陳留耆舊
繯音胡犬反 傳曰祐與同僚無私書之問上司無
賤撥之敬在縣東書不入京師也 遷齊相大將
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
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
坐爲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
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
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爲河
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郭泰灌園蔬以經

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
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嗣陽侯相 嗣陽縣屬汝南
郡音詩 皆有名於世 陳留耆舊傳曰鳳字君雅馮字子高

延篤字叔堅南陽犨人也 犨音昌酒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
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 先賢行狀曰典字季度爲西鄂
長風俗通曰吳夫槩王奔楚封堂谿因以爲氏典爲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也 旬日能諷之
典深敬焉 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唐溪典與之篤以賤記紙不可寫傳乃
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以發賤記與之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

足爲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爲平陽侯相到官表龔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畎畝之間前書言龔遂山陽南平陽人爲渤海太守南平陽故城在今兗州鄒縣以師喪棄官奔赴五府並不就徵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跪辯密對穀梁傳曰故士造辭而言跪辭而出范甯注云辭君也跪敷而出不以實告人也動依典義遷左馮翊文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務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次昼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爲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爲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吳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仲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廣神農本草曰療驚癎除邪逐鬼篤發書收客

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
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平遂殺之冀
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病
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誼
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辯（辯乎也）紛然異
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代更也）可謂篤論矣
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二致仁孝也
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

延篤

也而如欲分其大較（較猶略也）體而名之則孝在
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
德歸於已於已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
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
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
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
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
之生始於萌牙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

紛縉說文曰縉繁絲飾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四體謂手足也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左氏傳趙簡子問子太叔何謂禮對曰開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天地之明因地之利孔子取爲孝經之詞也人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孔子取爲孝經之詞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論語載有若之詞也然禮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論語孔子曰參也魯回也其庶乎屢空幾於善道也魯鈍也言若先孝後仁則曾參不得不賢於顏子蓋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至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虞舜顏回純德既備或仁或孝但隨其所稱爾若偏而體之則各有目公劉曾參是也史記公劉后稷曾孫也能修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故公劉以仁紀德曾參以至孝稱賢此則各自爲目不能恐兼其美也夫曾閔以孝悌爲至德

曾參閔損也 管仲以九合爲仁功 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九合者謂再會於鄄兩魯于幽又魯桓首止戴甯毋洮奚在也 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前越嶲大守李文德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柰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爲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論語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流聞乃欲相爲求

延篤

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堂宇卑陋梳坐於客堂 孔安國注尚書曰昧暗也爽明也 朝則講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 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班固東都賦曰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也 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 楚詞高堂邃宇鏤檻曲軒王逸注云軒樓板也 百家衆氏投閒而作 言誦經典之餘投射閒隙而翫百氏也 洋洋乎其盈耳也 洋洋美也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 渙爛兮其溢目也 渙爛文章貌也 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

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輿爲蓋地之爲輿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爲輿負天爲蓋也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說文曰筑五絃之樂也沈約宋書曰筑不知誰所造也史記唯云高漸離擊筑案今筑形似箏有項有柱史記荆軻至燕日與屠狗及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事見逸人傳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脩已來束脩謂束帶修飾鄭玄注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也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易繫辭之文也從此而

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色媿曰赧音女板反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史記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傍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揖劒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我射乎吾能教子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鈎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此言羿者蓋以俱善射而稱之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後遭黨事禁錮錮謂閉塞永康元年卒于家鄉里圖其形于屈原之廟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篤有志行文彩故圖其像而偶之焉篤論解經傳多所

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爲折中所著詩論銘
書應訊表教令訊問也蓋荅
客難之類凡二十篇云

史弼傳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
以佞辯至尚書郡守續漢書曰敞爲京兆尹化
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於
三輔也弼少篤學聚徒數百仕州郡謝承書曰
爲郡功曹承前太守宋訢臧濁之後悉條諸生聚斂
姦吏百餘人皆白太守掃迹還脏高名由此而興辟
公府遷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悝

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爲亂
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
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
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
甘昭公王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於甘謚曰昭左傳曰
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弃齊
王復之遂以狄師攻王正出適鄭也孝景皇帝驕梁孝王
竇太后少子愛之賜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景帝常與王
宴太后前曰千秋萬歲後傳王爰盎諫不許遂令人刺
殺盎也而二弟階寵終用勃慢卒周有揣蕩

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渤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剽悍也逞快也謂彼傳曰率羣不逞之人剽音匹妙反侵枉不快之人也左）内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有虛言無實行也）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前書羊勝勸梁王求漢嗣伍被勸淮南王謀反誅也）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友親也尚書曰友于兄弟）恐遂滋蔓爲害彌大（滋長蔓延也左氏傳無使滋蔓蔓難圖也）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兵禁備禦非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

其事後悝竟坐逆誅貶爲瘿陶王弼遷尚書出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鉤謂相連也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旨則後切却州郡切急也却退也長安令捜史從事坐傳責曰續漢志每州皆有從事史及諸曹掾史傳舍客舍也音知戀反坐召弼而責詔書旨疾惡黨人意寃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濟南樂安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所管也青州在齊國臨淄見漢官儀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相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帝即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南尹胄有名當朝二家賓客玄相識猶遂各固朋徒漸城尤隙自是甘陵有南北部見黨人篇序也

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疆界也理正也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也齊風俗不同前書曰凡人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也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户可爲黨耳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

送獄遂舉奏弼會當禁中解弼以俸贖罪
得免（俸音扶用反）濟活者千餘人弼爲政特挫抑
彊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
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
乃豫勑斷絕書屬（屬音之欲反）中常侍疾覽果遣
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
生乃說以它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劉攽曰案文說字當曲作說謂說謁也）弼大怒曰太
（喬荷重任當選士

報國爾何人而僞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
捶數百府丞掾史千餘人皆諫於廷弼不
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疾覽大怨遂
誣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史人
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崤澠之間
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
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
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詩衛風也荼苦菜也）昔人刎頸

九死不悔 刎割也楚詞曰雖九死其亡未悔也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瞻護於弼遂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袁貢郡邸 郡邸若今之寺邸也行賂於戾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王脩里閈散懷金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青州先賢傳曰洪字子休平原人也清遠博辯文 當代學者孝廉不行辟太尉府年三十卒 昔文王脩里殷獄多或作姜亦名姜城在今相州湯陰縣北帝王紀散宜生南宮括閎夭學呂尚尚知三人賢結朋交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紂史記曰閎夭之徒乃求有莘美女驪戎文馬有熊九駟它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獻之於紂紂大說乃赦之也 史弼遭忠義大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刑竟歸田里稱病閉門不出數爲公卿所薦議郎何休文訟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中出爲彭城相會病卒裴瑜位至尚書 先賢行狀曰瑜字雅黃聰明敏達觀物無滯清論必爲成器醜義所指沒齒無怨也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采用情多乏貞直吳季英視人畏傷發言忿忿（忿忿猶仍也）似夫懦者而懷憤激揚折讓權枉又何壯也仁以矜物義以退身君子哉（法言曰君子疾仁也柔於義也剛）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前書王爭論曰聞活十人者有封孫吾所活者千人世其興乎○劉攽曰注有封孫案文火一子字）史弼頡頏嚴更（頡頏猶仁小也）終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不大謂子孫衰替也左傳晉士匄曰畢萬之後必大）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傳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融明德皇后之從姪）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

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
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曰植聞婺有不
恤緯之事左傳曰范獻子曰人亦有言婺不恤其緯
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杜預注曰婺婦
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也漆室有倚楹之戚琴操曰魯漆
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隣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遙心欲
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子無志不知
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逸吾東家馬逸踐
吾園葵使吾終年不厭菜吾西隣人失羊不還請吾兄
追之霧濁水出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
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結而為人所疑
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木喟然歎息援琴而
絃歌以女貞之辭自經而死○劉敬曰注以女貞之辭

案文多一以字憂深思遠君子之情詩序曰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
有堯之遺風焉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孝經曰士有爭友則不陷
於不義詩云如切如磋鄭玄注云骨曰切象曰磋言交之相規誡如
象曰磋言交之相規誡如骨象之見切磋庶人尚書洪範曰謀及
卿士謀及庶人也詩詠詢于芻蕘詩大雅曰先人有言
詢于芻蕘毛萇注云芻蕘刈薪者也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
謦言哉無目明曰瞽明音直忍反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曰
closer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
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天下聚目而視攢

耳而聽 前書賈山曰使天下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也 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 景風解見和帝紀 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披圖案牒以次見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爲己力乎 叨貪也左傳曰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也 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若不競 競彊也 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勃碣

勃海也碣石山也 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晉氏立朝之變 左傳曰楚公子比奔晉靈王立子弟公子棄疾欲篡其位棄疾殺王之子也靈王立子人大驚子比乃自殺王子比自晉歸楚立爲君比猛立尹氏閭卿士立子朝奪猛位也 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庶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 以樹爲喻也謂京師爲幹四方爲枝前書曰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蓋以彊幹弱枝非獨爲奉山園也 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

皆不就建寧中徵爲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詁事也言解其事意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回穴猶紆曲也回穴猶義之乖僻也故率更改淺妄之解詁而家之無力

供繕寫上繕善也言家貧不能繕寫而上也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穪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列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爲名前書謂文字爲小學也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興子衆也自有傳左傳曰郤穀悅禮樂而敦詩書也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表裏言義相復而成也前書云河圖洛書

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

以廣聖意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言中書以別於外也

帝以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

曰晦而月見謂之朓王居其舒五行傳朓向速在日前故早見劉向以爲君舒緩則臣嬌慢故日行遲而月行速也

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左氏傳曰日過分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君不舉避後時杜預注曰避正寢過日食時也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閒者日食自已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暗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當覓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

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原其所禁而宥之也）三曰禦癘（防禦疫癘之氣）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覈實也）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回邪也）禦癘者榮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改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勑收拾以安遊魂（后以盧植

王甫程阿所搆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盧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何罪而絕其命已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也）備寇者虔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脩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尊老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孔安國注曰三年考功三考九年能否幽明有別升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唐堯之法也）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希求也）遷舉

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
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蠲除也帝不省中平
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
節以護烏桓中郎將宗員副將北軍五校
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
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
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
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

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望
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
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
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
其年復爲尚書言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
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
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
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

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
將誅植語在卓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從朔
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
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
儒人之望也今先害○劉攽曰案文少一大字不成文理天下震
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
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轘轅出詭詐也轘轅道在今洛州緱氏縣東南北
盧植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

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
年卒臨困歎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
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
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魏志曰建安十二年操北征烏桓陟鮮卑討柳城登白狼山也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
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
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仲
尼陨涕左傳曰仲尼聞子產死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孤到此州嘉其

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公羊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而承掾

吸急也存其墳墓

苟反以彰厥德子毓知名魏志曰毓字子家十歲而孤以學行稱仕魏至侍中吏部尚書時舉中郎詔曰得其人與不在盧生耳異舉莫取有名如畫地爲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喪教緣善然後有名也

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危亂而見貞良之節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則盧公之心

天爵蠭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荊諸之倫孟賁多力者也夏育勇者也並備人刑荊軻也諸專諸也未有不穴豫奪常者也穴人行貌也音淫言穴豫不能自定也奪謂易其常分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閤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事見何進傳杜預注左傳曰戕者卒暴之名也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孔子曰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馬融注云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仁也

趙岐傳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
御史臺因字臺卿以其祖爲御史故生於臺也後避難故自
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
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
不與融相見三輔決錄注曰岐娶馬敦女宗妻爲妻敦兄子融嘗至岐家多從賓與從妹妾飲作樂日久乃出過問趙孰士所在岐亦隔節不以妹壻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岐曾讀周官二義不通未曾以衣裾撇其門也往造之賤融如此也仕州郡
以廉直疾惡見憚桓帝延熹中徵拜議郎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

七年蓐寢蓐也聲類曰蓐薦也自慮奄忽乃爲遺令勑兄
子曰大丈夫生世遐邇無貴賤之操易曰遯而遯君子以遠小人王弼注遯之義避之外者也箕山許由所隱處也仕無伊呂之勳天
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門
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
也柰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
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
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益求賢之策

莫不納舉理劇爲皮氏長（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汾錄曰岐爲長抽彊討姦大興學校也）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延篤復以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玄爲京兆虎牙都尉（玄音郡人以玄及岐及從兄襲又數爲貶議玄深毒恨（汾錄注襲字元嗣先居杜衍度崔暉拙書見岐於張仲英英頻白於宋子玉以下章書稱子前代襲與羅賜書云上小祥祖子兄子玄羅耕石銘也）延熹元年

玄爲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玄果收岐家屬宗親酷以重法盡殺之（汾錄注曰岐長兄磐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無忌字世卿部河東從事爲玄所殺戩戩音前）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

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闕門百口孰能相濟岐素聞高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兗入白母曰出行從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尸也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

免因撰次以爲禦寇論（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留中不出）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温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爲敦煌太守行至襄武（縣名屬隴西郡）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爲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

拜議郎稍遷大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
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
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
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
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又操聞岐至皆自將
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
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

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
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
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
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内
分崩唯有荆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
交阯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
忘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
自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

舜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
使荊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
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
寓於表表不爲禮岐乃稱嵩高素行篤烈因
共上爲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荊州曹
操時爲司空舉以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
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爲太常年九
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豫壽藏高藏謂埏壙
也稱壽者取

其久遠之意也猶如壽宮壽器之類家在今荊州古郢城中也圖季札子產晏嬰
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
爲讚頌勑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
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
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
輔決錄傳於時決錄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
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於詩秦豳
也其爲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趣執進權惟
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
能視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夢黃

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貞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録矣○劉攽曰正文著要子章子就令有之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

贊曰吳翁溫愛義干剛烈謂以義干梁冀李固也延史字人風和恩結梁使顯刑誣黨潛絶子幹兼姿逢掖臨師禮記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此君子有道執者所衣鄭玄注曰逢猶大也為大掖之衣相承本作縫義亦通也左傳曰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邠卿出疆專命朝威疆界

第五十四卷終

皇甫張段傳第五十五

皇甫規傳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棱度遼將軍父旗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為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為功曹使率屯

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鄧舉
規上計掾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
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効曰臣比年以來
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及馬賢始出
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
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且百億
計（懸猶停也）出於平人（平人齊人也）回入姦吏故江湖
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飢流散夫羌

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
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
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
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
温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
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振整旅衆也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也）
黃鉞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
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

臣兩營二部兩營謂馬賢及趙沖等二郡安定隴西也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以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邁往也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時帝不能用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

皇甫規

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女嫉僞威分近習近習謂倖親近小人也禮記曰雖有貴戚近習奄貨聚焉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虜擾擾從亂如歸左傳曰人患王之無厭也故從我如歸也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先後謂進退也言國家不妄有褒貶進退而權倖之徒反爲禍福也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

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按用
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
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
魃爲虐詩大雅曰旱魃爲虐如惔如焚魃旱神也大賊從橫流血川
野庶品不安讜誠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
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昵便黜遣無狀者謂無善狀
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荅天
誡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

皇甫規

任爲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爲姻族冀商女爲順帝后后女弟又爲桓帝后冀即商子故曰代姻也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可猶宜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
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家語孔子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載舟亦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可知也
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
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
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壍

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
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
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
軌今輩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
位素餐尚書台總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
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尸牖之外臣
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
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慴失守

言不盡心梁輩忿其刺己以規爲下弟拜
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輩音幾陷死者再
三遂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
年後梁輩被訐句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
就時太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
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規拜太山太守
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虜悉平延熹四年秋
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

校尉段熲坐徵（熲擊羌坐爲涼州刺史郭閎留兵不進下獄）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說文曰塢小障也一曰庳城也音烏古反）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充州刺史牽顯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

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埶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將郡守也鳥鼠山名在今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鈔掠之處也東岱謂泰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綏撫致使反叛疾同也）力求猛敵未若奉法（吳超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猛敵不如撫以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戚憂也前變謂羌反）是以越

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爲憂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石而道路隔絶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屬國都尉孚奮督軍御史張

禀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爲將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絶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

真心也

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蠢動也戾乖也）爰自西州侵及涇陽（縣名屬安定郡其故城在今原州平源縣南也）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就猶上也○劉攽曰案文軍上少一字或脫或領也）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轍移書營郡以訪誅納（訪問也規言羌種既服臣即移書軍營及郡勘問誅殺并納受多少之數目也）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詩小雅曰靡盬不能靖共爾位靡盬不能蓺稻粱謀爾猶密勿從事無皇皇規

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嘖嘖（先事謂前軍敗將也）故恥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禀旅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官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贊駟車懷糧步走交搆豪門競流謗讟

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謝猶離也）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元帝賜呼韓邪單于侍詔按庭王嬙為閼氏也）鎮烏孫以公主（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妻烏孫王昆莫為夫人也）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言覆軍之將放師之

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使入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賞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敵眾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汙穢廉結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左傳曰鹿死不擇音而走險急何能擇也）謹冒昧略上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荅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

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漢官儀曰左校署屬將作大匠也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以爲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使匈奴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人多意算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交人上郡太守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言欲歸第避仕宦之塗也五當爲朝廷愛才何能

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以爲規賢○劉攽曰案文以爲規在賢非是當云以規爲賢威服永康元年徵爲尚書其夏白食詔公

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規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謂誅梁冀謝夔鄧萬部會誅李膺等黨事也一除內嬖無德而寵曰嬖謂夔鄧皇后也再誅外臣殺桂陽太守任胤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等也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漢官儀曰矩字叔方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古本反趙典尹勳正直多怨

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挈身守禮終無
宰相之階至於鉤黨之釁事起無端（鉤引也謂李膺
等事也）虐賢傷害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
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鑒畏前害豈相瞻顧
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
則前事可弭後福必降對省不省遷規弘
農太守封書咸亭侯邑二百戶讓封不受
再轉為護羌校尉嘉平三年以疾召還未

至京千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禱
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也難
（作慙也）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
已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為貪而
委位不求讓稱已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
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張奐傳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酒泉縣名地多泉水故城在今永州晉昌縣東北也○劉攽曰注在今永州無晉昌也）父惇爲漢陽太守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有牟氏章句（時牟卿受書於張堪爲博士故有牟氏章句）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十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龜茲音丘慈縣名屬酒上郡前書音義曰龜茲國人來降之因以名縣也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薁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

界以寧羌豪帥感奧恩德上馬二十匹先
零酋長又遺金鏤八枚奧並受之（郭璞注山海經云鏤音漆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而召王簿於諸羌前以酒酹
地曰（以酒沃地謂之酹音力外反）使馬如羊不以入廢使金
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如羊如粟喻多也）羌
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
所患苦及奧正身潔己威化大行選使凶
奴中郎將休者各（屠音直烏反）及朔方烏桓善

反叛燒屢遣將軍討門（時度遼將軍屯五原）引兵赤阬烟
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奧安坐帷中
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
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
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奧率南單于
擊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奧以故
吏免官禁錮奧與皇甫規友善奧既被錮
凡諸父舊莫敢為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

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
散敗常爲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
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
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
改百姓生爲立祠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
載間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
聞奐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
塞或五六千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

部殺略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
誘引東羌與其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先
零諸種其冬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
廷以爲憂復拜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
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兼察
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郡曼柏縣漢官儀曰烏桓校尉屯上谷郡寧縣故曰二營
頭史二千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
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千萬口奐但誅其

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
年春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圍殺栩
掠雲陽夏復攻沒西營殺千餘人冬羌岸
尾摩敌雲等（敌音必蔑反）脅同種復鈔三輔奐遣
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
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奐不事宦
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
爲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

邊人不得內移唯奐因功特聽故始爲弘
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賞太后臨
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
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以奐新徵不
知本謀矯制使奐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
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奐遷少府又拜大
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爲節所賣上書固
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

御坐軒前軒殿檻闌板也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寮各言灾應奏上疏曰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異氏封角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也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申配龍騰蟠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順云爲伏休徵逆來爲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爲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尚書曰大雨雷電以風禾即盡偃木大拔國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今武蕃忠貞葬從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思繫慈顧復之報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

常與尚書劉猛刁韙衛良同爲王暢李膺
可參二公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
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
並以三月俸贖罪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宦
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
許諾唯奐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黨罪
禁錮歸田里奐前爲度遼將軍與段熲爭
擊羌不相平及熲爲司隸校尉欲逐奐歸

敦煌將宦之奐憂懼上奏記謝熲曰小人不
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敦煌郡故效穀縣屬酒泉郡後漢書音義曰效音胡教反）
（河南雒陽管三輔三河弘農七郡所以奐屈於熲稱曰州將）足下仁篤照其辛
苦使人未及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以寫
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靡營延企側待
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宣惠
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宜奠非奐生死所
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

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拍音百反髀音步米反史記楚發兵伐齊齊威王使淳于髡齎百金車馬千駟之趙請救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絶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今者臣從事方求見道傍有獲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陂窪滿篝于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故笑於是王乃益以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也誠知言必見識然猶未能無望何者若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新序曰文王作靈臺掘得死人骨吏以聞文王曰葬之史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焉今吏以掬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人乎況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實

之新序曰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禮郭隗曰帛國君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自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涓人言於君請求之君遣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自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涓人言於君請求之君遣焉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以報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市死馬而捐五百金乎對曰死馬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今至矣不出旬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從隗始隗且見事兄賢於隗者乎於是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歸燕焉樂毅黨音佗朗反

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黨音佗朗反凡人之情寃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為匪人詩小雅曰哀我征夫獨為

匪人也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爲魚肉言將爲人所吞噬也企心東望無所復心煩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陛奧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奧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爲國家立功邊境及爲將帥果有勳名垂卓卓爲人所述之使其兄遺縑百匹奧惡卓爲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銀印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不能光和同塵爲讒邪所忌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也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繩縣牢以釘密爲不喜耳幸有前塋朝殞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陸翽鄴中記曰永嘉未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蠶數十箔珠襦玉匣綃綵不可勝數左傳曰晉文公朝王請隧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晉文既臣請用王禮是其奢也儉非王孫武帝時拘王孫死誡其子爲布

囊盛冤入地七尺脫去其囊以身親土推情從意無無咎諸子從之武威多爲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誡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王愔文志曰芝以時高操以名臣子勤學文爲儒宗武爲辯表太尉碑公車有道徵皆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爲之黑下筆則爲楷則號忽忽不假草書爲世所寶寸紙不遺章仲將謂之草聖也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初與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與昶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云

論曰自鄴鄉之封中官世盛（宦者鄭衆封鄴鄉侯也）累迭數十年間四海之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竇武奮義草謀徵會天下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與見欺暨子

楊戈以斷忠烈（奧被東曹節等矯制使至五園殺陳蕃竇武等）雖恨毒在心解爵謝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詩國風也啜泣貌也音知劣反）

段頌傳

段頌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共叔段西域都護會宗之從曾孫也（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元帝時爲西域都護死城郭諸國爲發哀立祠）頌少便書弓馬尚遊俠輕財照言先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爲

憲陵園丞陽陵令（憲陵順帝陵陽陵景帝陵漢官儀曰丞秩三百石今秩六百石）所在能政（○劉攽曰案文單言能政不成文理當有一有字）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頌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稱詔書詔頌頌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乃入追頌頌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稱詔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拜議郎時太山琅琊賊東郭竇公孫舉等聚衆三萬

人破壞郡縣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永壽二
年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訟
薦頻漢官儀曰訟字公孫舉人也乃拜為中郎將擊之舉
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頻
為列侯賜錢五十萬除一子為郎中延熹
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
等八種羌姐音紫且反寇隴西金城塞頻將兵及
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
討南度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縣索
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
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降走明年春
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
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
頻軍頻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
引退頻追之風闘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
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

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十餘人又分兵
擊石城羌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燒當當
種九十餘口詣頌降○劉攽曰案燒當一種不
種降亦不足
當依千字
東又雜種羌也聚白石
頌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
種圍允街允音敏殺
街音階略吏民頌排營救之斬
獲數百人四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
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頌將湟中義從

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其功稽固頌軍
使不得進稽固猶停留也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
反叛郭閎歸罪於頌頌坐徵下獄輸作左
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
郡於是吏人守闕訟頌以千數朝廷知頌
爲郭閎所誣詔問其狀頌但謝罪不敢言
枉京師稱爲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
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種羌五六千人寇

武威張掖酒泉燒當廬合六年寇勃轉盛涼州幾亡冬復以頗爲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羌封僇良多湎那等（僇音良逐反又力救反）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詣頗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頗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頗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頗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燒油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首虜數千人頗遂窮追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敗散北略武威間頗凡破丙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頗都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頗復追擊於鳥鳥大破（鳥音鳥都縣名屬蜀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也）殺其

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
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
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
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
帝詔問頴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
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定欲頴移兵東
討未識其宜可參恩術略頴因上言曰臣
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
者已二萬計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
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
驚且自冬踐春也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
之勢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子
野心難以恩納（左傳晉叛向母曰狼子野心也）勢窮雖服兵
去復動唯當長寧扶風（扶風郡屬縣故城在今鳳翔府扶風縣東）
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
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執而久亂并涼累侵

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胷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無慮都凡也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

段熲

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熲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彭陽高平並縣名屬安定郡彭陽縣即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縣今原州也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衆恐熲乃令軍中張鐵○劉攽曰案文鐵非可張未知何乎利刃長矛二重挾

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賞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東羌歷載爲患頴前陳狀欲必掃滅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吏士曾未浹日凶醜奔破（浹匝也浹音子協反謂匝十二日也）連尸

積俘掠獲無算洗雪百年之逋負以慰忠將之亡魂（東觀記曰太后詔太尉以慰忠魂等言意也）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録功勤今且賜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勑內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頴破羌將軍夏頴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東觀記段頴曰傳出橋門谷也）尋聞虜在奢延澤（即上郡奢延縣界也）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

向落川復相屯結潁乃分遣騎司馬田晏
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
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等與戰羌
潰走潁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
令鮮水名在今甘州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也
衆推乃奪其氷推方謂方頭競進也潁士卒飢渴乃勒
相連綴且鬬且引及於靈武谷靈武縣名有谷在今靈州
懷遠縣西北潁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
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皆重繭兩足
下瘣起形如繭也淮南子曰申包胥重繭膝胝也既到涇陽縣名屬安定郡餘寇
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
東羌雖破餘種難盡潁性果慮負敗難常
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潁潁復上
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易制所以比
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策而中郎張奐說虜
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

臣謀得行奚計不用事埶相反遂懷猜恨
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衂
傷敗曰衂音奴六反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詛盡言其九亦禀大之一氣所生詛之不可盡也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汚野
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
興以來羌寇最盛詛之不盡雖降復叛今
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
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

假借也尚書曰皇天降
假手于我有命也
師興而雨左傳曰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那方無道大欲衛伐那平從之師興而雨也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
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占候也下
察人事衆和師克克勝也左傳曰師和不在衆也自橋門以
西洛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劉攽曰宮縣邑案文宮當作官官舊也田營壁皆是故官也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
安行無應折衂案奚與漢吏身當武職駐

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
敵（獷惡貌也音各猛反）誕辭空說譖而無徵何以言之
昔先零作寇趙充國（於金城郡也）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遷置天水隴西扶風見四羌傳也）始服終叛至今為鯁（鯁與梗同梗病也大雅云至今為梗）故遠
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
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
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

漢之威建久長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
殖（殖生也左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本規三歲之
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
寇殘燼將向殄滅（杜預注左傳曰燼火餘木也）臣每奉詔書
軍不內御（御制御也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願卒斯言
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詔遣
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頻以春農百姓
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

賊不如乘虛放兵熱必殄滅夏頵自進營
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
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衆攻之萬聲問
曰田晏夏育在此不遑中義從羌悉在何
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
殊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
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頵一舉滅之不欲
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
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西縣屬蜀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也）
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
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
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
汲水道頵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
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
頵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
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

誠裹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隶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頻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郭璞曰蓐席也言身不白安）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鎬水名在今長安縣西）軍至拜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有盜發馮貴人冢坐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隸校尉頻曲意官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增封四千戶并前萬四千戶明年代李咸爲太尉

其冬病罷復爲司隸校尉數歲轉潁川太
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復代橋玄爲
太尉在位月餘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
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
甫并及頴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家屬
徙邊後中常侍呂強上疏追訟頴功靈帝
詔頴妻子還本郡初頴與皇甫威明張然
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云

段頴

寶曰山西多猛三明儷蹤 儷偶也前書班固曰
山西出將若白起王翦李廣
辛愛忘之流皆山西人也 秦漢以來山東出相

童童谷名谷有水
司童水即潼關 規畧審策亟遏昌凶文會
志比更相爲容段追兩狄束馬縣鋒紛紜
騰突谷靜山空

皇甫規張奐段熲傳第五十五